

## 抗戰期間胡宗南軍系的組建與發展

劉緯道

### 摘 要

胡宗南是國民黨中相當有實力的軍事將領，其軍系從抗戰期間發展而來。抗戰時期，由於陝西地位重要，蔣中正命胡宗南赴陝西，一肩扛起抗日、防共、安定西北的工作，這些任務需要大量兵力配合，因此胡宗南不斷擴張軍隊，成為國民黨中的實力派。

胡宗南以組建新軍、混編部隊、派任親信的方式擴張軍隊，使其由入陝時的一個軍團，逐步擴編為三個集團軍的將領。胡宗南的軍隊中，黃埔與第一軍的身分是重要憑藉，實際掌握軍隊者多由此而出，而陝西當地人較少，與當地社會難以連結。由軍隊組建，可見胡獲得蔣的充分信任，能以嫡系將領出任軍隊領導，同時可知胡宗南在西北的地位，絕非單純的集團軍總司令，而是以低位官階負責西北軍事。軍系的組成不只是將領，胡宗南以陝西壯丁為軍隊根本，另成立中央軍官學校第七分校與戰時幹部訓練團，使基層幹部不虞匱乏。軍隊的士兵、幹部、將領皆為胡宗南所重，構成一個完整而強大的軍系。

胡宗南擴張軍隊，在抗戰期間防禦日軍渡過黃河，亦建立封鎖線防堵共軍，同時重建了黃埔軍事力量，對於安定西北有一定的貢獻。

關鍵詞：胡宗南、蔣中正、陝西、軍事組建。

# **Hu Tsung-nan's Re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ystem of Arm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Japanese**

Wei-tao Liu<sup>\*</sup>

## **Abstract**

Hu Tsung-nan was always a solid and firm military chief in the KMT, and the most of his career developed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Japanese. During the war, he was appointed by Chiang Kai-shek to go to Shensi, which was a important military and strategy province, to bear the heavy burdens both of repulsing the Japanese and fighting the CCP as well as stabilizing the Northern West of China. All these tasks had to be accomplished with a great deal of armed force, resulting in an great expansion of Hu's military power. Hu thus emerged as a most influential military chief in the KMT.

Hu managed to expand his army from just a legion when he first entered Shensi, to being a leader of three legions, by means of establishing the First Army, combining different armies and integrating kindred armies. The Whampoa Academy and the First Army were crucially important in Hu's army, from which most of those in power in his army came, while it was initially hard to connect them to Shensi, due to the lack of locals to be overcome through the reestablishment of army. Hu's status in the Northern West of China was undoubtedly significant. Trusted by Chiang, he emerged from a low-rank official to be not merely a command-in-chief, but also a favorite highest army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army affairs in the Northern West of China. Hu also enlisted the men in Shensi to be soldiers, as it was the base of the army there. On the other hand, Hu established the two organizations of the Seventh Center Military Academy and the Forth Wartime Cadre Training School to offer

---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basic officers for his army, making it no longer in short of military personnel. Hu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leaders, soldiers, and basic officers in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and formidable army.

Hu's expansion of the army in order to defend China against the Japanese from their further crossing of the Yellow River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Japanese made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 Northern West of China, in addition to building a blockade line against the CCP and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military force of the Whampoa Academy.

**Keywords:** Hu Tsung-nan, Chiang Kai-shek, Shensi, Military reestablishment.



# 抗戰期間胡宗南軍系的組建與發展<sup>\*</sup>

劉緯道<sup>\*\*</sup>

## 壹、前言

胡宗南，浙江孝豐人，西元1896（清光緒22）年生。曾擔任小學教師，於二十八歲時投考黃埔軍校，成為黃埔第一期學生，這是他人生的轉捩點，也是他光輝軍旅生涯的起點。加入軍校後，胡宗南逐漸嶄露頭角，隱然成為黃埔學生的領導。八年抗戰，胡宗南被派赴陝西，他在此地擴張軍隊，儲備實力，至抗戰結束，胡宗南坐擁數十萬軍隊，為國民黨中相當有實力的軍事將領，其在西北的影響力甚廣，被譽為「西北王」，這也是胡宗南一生成就的高峰。

胡宗南在抗戰期間遠赴西北，除因剿共曾率兵入陝，與當地已有接觸外，其受到蔣中正的賞識是重要因素。胡宗南在東征、北伐、中原大戰中表現優異，屢建戰功，使蔣開始重視他，而他堅定的政治立場更讓他深得蔣的信任。1925（民國14）年，左派親共人士在黃埔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為對抗此會，胡參與組織孫文主義學會，兩者針鋒相對，衝突時有所聞，後兩會雖都為勒令解散，但胡已成功地嶄露頭角。1927（民國16）年蔣中正下野，曾組織黃埔同學會維護個人勢力，胡宗南身為第一軍第一師副師長，在當時同學中階級最高，加上入軍校前已有豐富的社會歷練，無論是年紀或經歷都較他人為佳，與師長的對應亦較得宜，儼然成為黃埔一期的領導。由於蔣中正在擔任黃埔軍校校長期間，與一期生關係最好，胡身為一期的領導，地位與他人自然不同，且胡宗南在黃埔同學會中積極擁護與絕對服從蔣中正，更使蔣點滴在心頭。待蔣復職後，胡即成為蔣在黃埔一期中最為看重之人，蔣

---

\* 本文承蒙三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9年3月25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年8月26日。

\*\*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稱讚胡為「後起之秀，頗重愛焉」<sup>1</sup>，同樣為黃埔一期生的宋希濂，認為胡宗南便由此時平步青雲。<sup>2</sup>西北地位重要，自然要有個能力優異，且能得蔣信任之人，胡宗南因此雀屏中選。

胡宗南初入陝西時，僅率第十七軍團。第十七軍團乃上海淞滬戰役時擴編而成，以第一軍為主，因時間倉促，編制不甚完備，軍團指揮部暫設第一軍軍部內。<sup>3</sup>第一軍在上海戰役中表現優異，以血肉之軀抵抗日軍砲火，堅守陣地數十日，但也使第一軍損失極為慘重，因此當胡宗南進入陝西時，全軍人數不到戰前的一半。據稱上海抗戰後，軍隊只剩下勤務衛士、司書記、軍需、運輸兵、飼養兵等1,200餘人，<sup>4</sup>實力削弱許多。抗戰勝利後，胡宗南卻直接或間接指揮17個軍，成為一個地位顯赫的軍事將領，勢力不可同日而語。這不容忽視的力量，讓胡宗南在戰後受到相當的矚目，更期待他能在內戰中有所表現，但結果卻讓人失望，胡被批損兵折將，來臺甚至被彈劾。仔細思考，胡宗南的聲望與地位皆起因於在西北發展部隊，因此，瞭解胡宗南的任務與軍系的組建，等於是理解胡宗南軍系壯大的過程，是一個相當值得研討的問題。本文擬以胡宗南為主，探討其在抗戰期間的任務與擴張，希冀能更加理解這個在蠻荒的西北地區所出現的龐大軍系。

## 貳、胡宗南的任務

擴張軍隊必有其目的，因此首先要瞭解胡宗南擴張部隊的原因。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中正雖然表達了對日抗戰的決心，但中國抗戰的準備並不充分，故除軍事上的熱戰外，蔣也曾與日本溝通，以期能回復到事變前的狀態。然隨著日軍節節進逼，日本和談的條件也越來越趨嚴苛，不僅要求中國無條件投降，最後根本不以國

---

1 周美華編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冊（臺北：國史館，民國93年），頁108。

2 宋希濂，《鷹犬將軍》（臺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頁47。

3 胡宗南上將年譜編撰委員會編，《胡宗南上將年譜》（臺北：國防部印製廠，民國61年），頁81。

4 〈日記一頁〉，《王曲文獻》，第三部：胡宗南上將專集（臺北：王曲文獻委員會，民國81年），頁316。

民政府為談判對象。<sup>5</sup>至此，蔣中正終於瞭解到談判不可行，戰爭將會持續。為因應此種情況，蔣開始著重於後方的佈置，尤其是西北及西南地區的部署，以支持抗戰的持續。1938（民國27）年，軍令部所呈之意見中提到：

（前略）我對暴日作戰最高戰略為持久抗戰，我因準備未周、裝備不齊、訓練欠缺故，初期作戰幾在沿海沿江及鐵道交通線地區，多難固守自在意中。故我應本以空間換取時間之原則，以平漢線、粵漢線以西地區為我抗日復興之根據地；以川、滇為中心，以西北之陝、甘、寧、青為左翼、以西南之粵、桂、湘、黔為右翼，至平漢線以東為我軍事游擊及政治抗戰之廣大地區。陝、甘、寧、青為西北要區最後抗戰之根據地，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外交上須有負責大員秉承中央意旨統籌一切預為部署，如部隊之改良充實、幹部之抽調訓練、器械之補充更換與夫民眾之組織訓練、政治之設施、外交之聯繫、共黨之感化如此等事皆須早為部署，以免敵兵壓境臨事周章，再則如友邦出兵轉移攻勢時則由甘、寧以出，綏、察之外線指導與友軍之聯繫，則西北之關係尤為重要也……。<sup>6</sup>

西北陝、甘、寧、青一帶為川、滇之左翼，也是抗日重要根據地，包括整訓部隊與幹部，組織民眾，外交聯繫，感化共黨等重要工作都必須在此進行，地位尤其重要。胡宗南進入陝西以後，以上述為目標，其任務為「東抗日本、西防蘇俄、北拒中共、內安甘肅寧夏新疆、招收人才、支援全國」，以下分述論之。

## 一、抗日

胡宗南軍隊初入陝西時，首要目標便是抵禦日軍，其策略可分為消極防禦和積

---

5 「日本於南京攻陷為與國民政府最後反省機會已至今日，國民政府不解日本之真意妄策抗戰；內不查人民之塗炭，外不顧東亞全體之和平，是以日本外務省照會爾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期待足與日本真心提攜之新興政權成立與發展，與之調整兩國之交，協力建設更生之新中國。」〈許世英電蔣中正十六日日本發表聲明為爾後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民國27年1月16日。

6 〈關於本期作戰之意見及準備以後長期抗戰部署事項具申意見〉，《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全面抗戰》，民國27年7月19日。

極出擊兩種。自1938（民國27）年後，山西及河南大部分為日軍所占，陝西則隔黃河與日軍對峙，儼然成為北方屏障。中日雙方隔河相互砲擊，日軍隨時可能突破河防，情勢嚴峻。由於陝西位於四川東北，保衛陝西就是保衛重慶，因此，胡宗南在消極防禦方面，便是要抵禦日本渡過黃河，這也是其任務中最重要的一點。故胡宗南多以中央系精銳部隊擔負河防重任，足見此任務的重要性。

除消極防禦外，蔣中正也希望陝西能有一支軍隊，可隨時調出陝西作戰。早在九一八事變後，隨著日軍侵略日甚，中國已將日本視為假想敵，因此作戰構想都以日本作為目標。當時推斷若中日全面戰爭，日本有三個進攻方向，一從長江口直攻中國中心，二從山東進軍，三從東北進攻華北，使中國南北不能相救，各個擊破，因此中央早構想在陝西置一軍作為預備隊，以便支援北方戰場。<sup>7</sup>西安事變落幕後，國軍復員報告中也提到，陝西必須要有10至12師的部隊駐守，並分別控制西安、鳳翔、平涼、蘭州四點，除切實鞏固西安根據地，並可隨時出潼關使用於北方前線，與前計畫稍有不同的地方，在於這支部隊還可以監視中共，注意甘、寧的情況。<sup>8</sup>至抗戰爆發以後，情況雖然有些許不同，但想要在西北地區組建軍隊以應抗戰的計畫依然未變。<sup>9</sup>因此，編練新軍的責任自然落在胡宗南手上。1938（民國27）年9月，蔣中正致電胡宗南曰：

西北部隊連現在已成立之各師及準備新編甘肅與漢中各十個團，擬成立四個團制施予三團制師各十個師，由弟負責全權編練。對於輜重運輸器材皆應完備，並成立健全工兵營五個，應需開辦費與臨時費准予頒

7 〈國防作戰計畫〉，《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國防設施計畫》。

8 「一、西北方面由潼關經西安鳳翔平涼以達蘭州留住十至十二師兵力以控制陝甘，確實鞏固西安根據地，並可隨時出潼關使用於國防之北正面。二、陝甘部隊之配置形成四個重點：1.西安咸陽：直接鞏衛西安。2.鳳翔附近：控制由漢中入川孔道。3.平涼附近：控制西蘭公路監視陝北。4.蘭州附近：掌控甘省中區。三、潼關及渭北各駐一師以控制要點並對陝北監視。四、由鞏洛至海州沿隴海路駐五至六師兵力為國防北正面之直接配備。五、平漢路南段駐五至六師兵力為國防北正面之預備部隊兼以鞏衛武漢……。〈復員計畫〉，《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國防設施計畫》，民國26年3月18日。

9 「應在不受戰爭威脅之地點成立新師：西南四十師（因西南對外交通便利），西北二十師，第一期四十師於明年五月至六月完成，其餘二十師則於八月至九月完成。」〈對於作戰計畫之意見〉，《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全面作戰》，民國27年9月16日。



發，……<sup>10</sup>

抗戰初期中國軍隊損失慘重，後方又無預備部隊支援，多以無訓練之人臨時補充，戰力大打折扣；因此，在陝西建立軍隊作為預備隊，以便出關支援，確保源源不絕之兵力，是維持對日戰爭相當重要的措施。蔣中正曾提及「各種防禦計畫應著重於積極防禦，對於西北之計畫應確保交通線並準備出擊，以攻勢防禦為計畫之要旨」，<sup>11</sup>這段話也明確指出，胡宗南在西北之功用。除擔任預備隊的工作外，蔣中正更希望這支部隊作為最後反攻之利器，蔣曾提到「宗南專在西北訓練軍隊而未使用者達五年之久，預備其在最後作反攻之用，故中外人士皆以此軍為生力最堅強之部隊……」。<sup>12</sup>足見胡宗南軍隊之重要性，也可見蔣對胡宗南軍隊期望之殷切。

## 二、防共

胡宗南進駐陝西後，抗日雖是其主要任務，然在1938（民國27）年武漢會戰以後，中、日雙方陷入僵局，蔣中正便慢慢開始將注意力從日本轉向中共。雖然國、共因抗日而合作，但雙方並無互信基礎，中共不願意完全接受中央節制，仍想保有自主發展的空間。早在1937（民國26）年洛川會議上，毛澤東便提出了紅軍的基本任務為創造根據地、箝制和伺機消滅敵人；一方面配合友軍作戰，另一方面則要保存和擴大紅軍，進而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因此，紅軍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是在統一戰線下相對獨立自主的指揮。<sup>13</sup>中共認為紅軍有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義勇軍之自由，地方政權與鄰近友軍不得干涉；在對日抗戰同時，也要擴大自己，自給自足，趁機影響全國。1938（民國27）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第六屆第六次全體會議上做的結論，最能表達此項原則：

在現時，有些應該取得國民黨同意，例如將三個師的番號擴編為三個軍的番號，這叫先奏後斬。有些則造成既成事實再告訴它，例如發展二十餘萬軍隊，這叫先斬後奏。有些則暫時不斬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

10 〈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27年9月9日記事。

11 《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重要指示》，民國27年12月11日。

12 〈民國三十三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33年6月10日記事。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5。

要妨礙大局的事情。總之，我們不一定不要破壞統一戰線，但又絕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sup>14</sup>

毛澤東提出此意見時，雖然有和王明「一切以統一戰線為根據」的說法對抗之意，隱含有政治鬥爭的成分在內，但多少也可代表中共欲在抗戰中發展自身勢力的想法。在戰爭陷入僵持局面後，中共開始付諸實踐擴大根據地的想法，尤其毛澤東的地位逐漸穩固後，中共擴張的態勢越來越明顯，除在陝、甘、寧邊區排斥國民黨的聯保主任及保甲長，並破壞國民黨小組織、收集機密、大肆宣傳國民黨缺點。隨後更將勢力延伸到山西、甘肅等地，如奪取了閻錫山所編的犧牲救國同盟會，派武裝人員占領村莊，並派政治人員進行運動，強占地方稅收等等。<sup>15</sup>

對於因抗日而不得不與中共合作的蔣中正而言，共黨的蠢動猶如芒刺在背，難以坐視不理，因此蔣早有防範中共的想法。除想將中共併入國民黨外，<sup>16</sup>亦有限制中共行動範圍的準備。蔣在1938（民國27）年2月29日致電蔣鼎文曰：

三原方面應速派中央軍一部進駐，並設法將八路在該處所辦之訓練班限期結束。以後凡自西安、咸陽兩地往來於陝北、漢中、甘肅各路行人，應辦領取通行證手續並指定重要交通點嚴密檢查，凡未領證書者一概不准往來，此事應先秘密籌畫妥當後方可實施也。<sup>17</sup>

蔣中正此時可能已經有封鎖中共的初步想法，1938（民國27）年4月蔣中正發給蔣鼎文、鄧錫侯、賀國光的電文中，再次重申了限制陝北共黨自由通行的指示：

據報第八路軍有傷兵兩萬餘人由西安經漢中陸續入川，沿途下車分留各縣，其中多借傷兵名義而實非傷兵之男女夾雜其間，此事該路軍並未呈請。軍委會之准許決不能當作傷兵看待，應由西安與重慶行營及川康綏署負責查明並切實取締，一律遣回西安陝北或逕送漢口，不得令其逗留

14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505。

15 中央調查統計局，〈調查報告第九期，黨派調查月報三四月合刊〉，《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陰謀叛亂》，民國28年4月。

16 蔣中正為解決中共問題曾有將共黨併入國民黨內的構想，邵力子曾與周恩來商討過此事，但因中共不願接受而作罷。楊維真，〈蔣中正對中日武漢會戰的佈局一以《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為中心的探討〉，《中華軍史學會會刊》（臺北：中華軍史學會，民國92年），第八期。

17 〈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27年2月6日記事。

或分散各地以維持後方秩序。……以後凡由陝北經過西安或寶雞、潼關之人員應由西安行營負責查明，不得任意放行爲要。<sup>18</sup>

蔣中正開始限制中共自由通行，並期望能解決中共問題，蔣謂：「外交形勢日劣，尤應自強自立；此時武器人力尚能持以不足慮，惟內部共黨問題應速進行解決耳。」<sup>19</sup>在中共實質擴張，蔣多次訓令無效後，便準備用強硬的方法來封鎖中共，1940（民國29）年蔣中正命令駐陝的胡宗南開始以軍事方式封鎖邊區，建構一條環繞陝北隴東寧南的碉堡防線，至1942（民國31）年全部完成，自此以後，防共就成為胡宗南另外一項極重要的任務，重要性不亞於抗日，直到抗戰勝利以後，胡宗南仍然持續不斷地與中共爭鬥。

### 三、牽制蒙古，注意回馬，遙望新疆

中華民國自建立以來，分亂時多，統一時少，中央政府自顧不暇，自然無力管理邊陲地帶。故青海寧夏的馬鴻賓、馬步芳，新疆盛世才等人及少數民族的部落，趁權力真空之際，利用宗教、部落或外國勢力等力量來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勢力。抗戰開始以後，日本亦積極聯絡西北，希望能切斷西北聯絡道路以壓迫國民政府。日本曾成立綏遠、包頭的特務機關，培植阿濟納旗的蒙古勢力，藉以壓迫國民政府抗戰力量，<sup>20</sup>部分邊疆部落起而響應，願為日本之內應，例如蒙古德王與寧夏阿拉善的達王。另亦有動向不明的半獨立團體，青海、寧夏的馬家軍雖然表面上遵從國民政府，但省政及財政皆不允許外人插手，與中央呈現若即若離的情況；新疆則由盛世才控制，然因蘇聯介入，使情勢更加複雜。西北地區屬國防重地，對於抗戰能否持久進行有著重要的關係，因此在陝西置重兵，一方面可以威脅蒙古部落，一方面可以牽制回馬各部，再一方面可以嚇阻蘇聯，而最好的情況便是能將這些區域納入中央軍隊控制之下，故胡宗南除要東對日本，北對中共外，向西安定大西北地區也成為其重要任務。

18 〈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27年4月26日記事。

19 〈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27年2月22日記事。

20 樊市棠，〈西北在現階段抗戰的重要性〉，《西北研究》，創刊號（民國27年12月1日），中國民黨黨史委員會藏，檔號：P670.5-1113-001333-5。

#### 四、重整黃埔部隊

抗戰前的中國，仍有許多地方勢力存在，軍隊各奉其主，地方色彩濃厚，中央難以號令，中國軍隊其實很像各省部隊的聯合體，蔣中正猶如盟主。盧溝橋事變中，華北宋哲元不完全聽從蔣的指示，蔣身為最高統帥，卻無法實際指揮前線作戰，有時連戰事進展皆無從得知，蔣對此深感憤怒與感慨。其後川軍、桂軍、晉軍雖響應抗戰而出兵，但作戰表現讓蔣不甚滿意，只是在團結抗戰前提下蔣也無可奈何。除地方軍系以外，蔣對中央嫡系部隊的表現也有埋怨，如在淞滬會戰中便曾指責第一軍與十八軍自行撤退，影響戰情，蔣也時常記下如「高級幹部中欲求智慮忠純，不私不苟而識大體顧大局者幾不可多得甚矣，對國事託付之難也」<sup>21</sup>等語。然而黃埔軍人終究是蔣中正一手訓練出來，尤其黃埔一期與蔣中正有革命的感情，故蔣雖不滿其作戰表現，但至少命令能夠貫徹，不似其他地方派系軍人，號令不行，蔣中正曾記下「內部組織份子應求其純一，而才幹尚在其次也」，<sup>22</sup>或許可以代表他的想法。

在抗日戰爭初期，中央軍隊犧牲慘重，如第一軍幾乎大部分陣亡，精銳富有戰鬥經驗者多戰死，造成中央軍隊實力減弱，許多迫於中央軍實力的地方實力派便有騷動的跡象。故在戰爭進入僵持後，蔣中正便想重新培養黃埔部隊的力量，一方面應付抗戰，一方面也建構中央及蔣個人的威信，而最終的反攻重任，蔣也更希望能由中央軍隊來完成。胡宗南在陝西原本有培訓部隊的任務，故重新培育黃埔系統、建立中央軍隊理當由胡負責。黃埔系的重建，除以黃埔前幾期學生出任高級幹部外，尚需要中下級幹部配合，才能完全控制部隊。胡宗南因此在陝西成立中央軍官學校第七分校與戰幹第四團，藉以教育黃埔後進，同時不斷補充軍隊中下級幹部。自胡入陝後，便積極重整部隊到抗戰勝利為止，胡宗南部隊基本上便是一個以黃埔軍人為主的軍系。

---

21 〈民國三十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30年7月21日記事。

22 〈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27年6月18日記事。

## 叁、擴張方式

由於胡宗南擔負的任務重大，再加上其黃埔軍人的身分深受蔣中正信任，因此得以在抗戰期間擴大軍隊，然而在抗戰期間擴充軍力實非易事，因此胡宗南利用何種方式擴大自己的軍隊值得深究。抗戰期間，中央與龍雲、閻錫山、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的關係十分微妙，雙方可說是既合作又對抗的一種情勢，地方軍隊特別擔心中央藉此削弱其勢力，而蔣中正也的確運用很多方式，使地方部隊中央化。其手法主要有：一、不補充地方部隊，使其自滅；二、派任黃埔幹部至各地方部隊；三、收編或拉攏其領袖；四、以中央軍監視地方部隊；五、新編和混編部隊。<sup>23</sup>胡宗南在西北建立軍系，方法相似，只是胡不只針對雜牌部隊，更擴及中央其他系部隊，胡宗南有整理和新編部隊的任務，又得到蔣的特別准許，故可名正言順的整編。其主要的手段是：一、新編部隊；二、派任親信幹部；三、混編部隊。茲分述之。

### 一、新編部隊

由於胡宗南負有防共、抗日、穩定西北的重要任務，單憑第十七軍團兵力必然不足，故新編部隊是必然的措施，且蔣中正也想在西北建立一支預備部隊以負擔最後反攻的任務，更給予胡編練新軍的理由，如四十二軍及五十七軍。四十二軍在抗戰以前原屬馮玉祥西北軍，由孫連仲兼任軍長，1937（民國26）年8月改以馮安邦接任軍長，但馮於1938（民國27）年在襄陽收容部隊時遭日戰機轟炸而死，四十二軍便於1939（民國28）年3月被撤銷番號。同年8月，四十二軍在陝西重新編練而成，但與西北軍已無關聯，所轄包括四十二師、一九一師和預備第七師，軍長楊德亮，雲南韶通人，黃埔三期畢業，原為第一軍西北補充旅旅長，屬第一軍體系中人，與胡宗南的關係自然不在話下。改編後，四十二軍便從西北軍體系搖身一變成為黃埔嫡系之一，日後直屬於第八戰區，1942（民國31）年改隸第三十八集團軍，1943（民國32）年改屬第三集團軍。<sup>24</sup>

23 張瑞德，《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2年），頁112-117。

24 劉鳳翰，《抗戰期間國軍擴展與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3年），頁93；戚厚杰編，《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564。

五十七軍原屬東北軍體系，1935（民國24）年曾隨張學良赴陝北剿共，但戰績不佳，被蔣中正裁撤一師；西安事變爆發後，該軍被調往河南周家口整編，並再裁撤兩師，使原本五個師的編制只剩下第一一師及一一二師。1938（民國27）年，軍長繆澂流改任江蘇省政府委員，部隊被分割使用，中央雖然沒有明令撤銷五十七軍番號，但此舉等於將其架空。1941（民國30）年，胡宗南在陝西華縣以第八師、九十七師和新編第三十四師重建五十七軍，以原第一軍軍長丁德隆出任軍長，1942（民國31）年改屬第三十八集團軍序列中。<sup>25</sup>這兩軍先前都是地方軍系，一為西北軍，一為東北軍，因為種種原因被撤銷，胡宗南利用空的番號新編軍隊，並以自己的親信出任軍職，四十二軍長楊德亮、五十七軍長丁德隆都是從第一軍體系中出身的，因此兩軍都可以算是胡宗南的嫡系部隊，此便是胡宗南利用新編擴張部隊的例子。

## 二、派任親信幹部

抗戰時期的中國，是一個尚未現代化的國家，在軍事上仍處於新舊之間的過渡時期，各地軍隊的裝備都未統一，也沒有完整的制度規定，尤其是人事制度。北伐後，國軍已漸就條理，但抗戰中為求迅速應變，有時便宜行事，如師以下的幹部多可由軍師長先行處理再報備即可，<sup>26</sup>故將領與幹部的交往與關係，仍是維持部隊的重要因素，國軍中各派系形成與此也有極大關係，只要掌握軍隊的軍長及師長職位，便多能掌控該部隊。胡宗南進入陝西後所領導的部隊五花八門，胡剛好可借整編部隊之便，藉機調換幹部，派任親信至他系部隊，再大量換血，使其逐漸納入胡宗南體系中，這是胡擴張部隊一個重要的手段，如十六軍、七十六軍、二十八師都是如此。

七十六軍原屬湘軍系統，軍長陶峙岳，湖南寧鄉人，保定二期畢業，此軍與胡宗南關係並不密切，然1938（民國27）年七十六軍改歸胡宗南指揮，根據李鐵軍的回憶，胡宗南認為軍隊中組成份子不純，當中甚至可能有共黨人士，為整頓部隊，因此將陶峙岳與第一軍軍長李鐵軍調換職位。李一到七十六軍便開始大量更換幹

---

25 《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頁566。

26 《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頁41。

部，對原有幹部用各種方式調離，並多以第一軍人馬接替職位，不到一年，七十六軍就完全中央化，也成為胡宗南嫡系部隊。<sup>27</sup>另一方面，由於第一軍是胡宗南起家的部隊，猶如鐵板一塊，外邊力量很難打入，陶峙岳自知情勢不利於己，故上任時只調曾震五來任參謀長，並不調換幹部，甚少干涉事務，一切順其自然，直到調任他職前都是如此。<sup>28</sup>

十六軍軍長原為李韞珩，湖南人，保定速成學堂畢業，長期在湘軍體系中發展。1938（民國27）年6月，李因作戰失利而去職，轉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謀，十六軍軍長便由董釗接任。董釗上任後，便開始替換幹部，積極充實十六軍，使十六軍逐步中央化。胡宗南隨後將二十八師調歸九十軍，並將預備第一師師長謝輔三、預備第三師師長周開勛調職，換上胡第一軍中的幹部陳鞠旅、馮龍。1945（民國34）年，胡宗南再直接以曾任第一軍軍長的李正先出任十六軍軍長，如此便使十六軍蛻變成為胡宗南的直屬部隊。

二十八師原為董釗的部隊，部隊中以陝西人居多。在董釗調任十六軍軍長後，胡曾派魏炳文任師長，後改派李夢肇為師長（黃埔一期，陝西人），原本胡宗南便是希望用陝人影響陝西部隊，但李夢肇卻怕得罪陝西同鄉，不敢大刀闊斧改造，於是胡宗南派王應尊先至該師擔任副師長。隨著王熟悉情況後，胡便將李夢肇調為九十軍副軍長，將王扶正，並逐步改造部隊，使該師變成胡系統中一支有力部隊。<sup>29</sup>派任嫡系幹部至各軍，重新組織軍隊成分的作法十分常見，也是胡宗南擴張軍隊的一個重要手法。

### 三、混編部隊

由於抗戰初期國軍損失慘重，許多師已不能成軍，故有重整部隊之辦法，命令師及軍依照其戰績或其歷史淵源合併或取消。<sup>30</sup>因此，胡宗南也可利用此種方式，

---

27 李鐵軍，〈往事如新〉，胡故上將宗南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胡宗南先生紀念集》（臺北：陸軍總司令部印刷廠，民國52年），頁87。

28 陶峙岳，〈三十年戎馬春秋述要〉，《文史資料選輯》，第96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頁10。

29 王應尊，〈胡宗南消滅非嫡系軍隊的一些情況〉，《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派系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頁470。

30 張國鈞、雷聲宏，《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一抗日，第五冊總檢討（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3年），頁50。

將軍隊混編，將他系部隊分割使用，打散部隊完整性，使其無法互相照應，再編入胡宗南嫡系部隊建制之中。如此一來，部隊便會和原先體系疏遠，成為胡所能掌控的部隊。六十一師原本屬於張發奎第八集團軍，中共長征時曾屬胡宗南剿匪縱隊，與第一軍有接觸的經驗。抗戰發生以後六十一師隨胡宗南進入陝西，1938（民國27）年，胡以黃埔二期將領鍾松替任師長，並將六十一師歸屬在第一軍的編制之中，此部隊長期與第一軍混合後，在各方面都要仰賴第一軍，使原本部隊的特性大半消除，成為胡宗南的部隊之一。六十一師在1942（民國31）年改屬九十軍序列之下，在延安封鎖線上執行任務。

綜合上列三點所述，新編、派任親信、混編部隊是胡宗南擴張其軍事影響力的方式，逐漸收編各個原本不屬於他的地方軍系勢力，因此其能從一個軍團的兵力，成長為數十萬人的軍系。

## 肆、兵員的徵集

在胡宗南重建部隊的過程中，構成部隊基本戰力的士兵，以陝西農村的農民為主，因此胡宗南部隊越多，陝西的徵兵額度也就越高，並形成沉重的壓力。根據規定，凡年滿十八歲以上屆滿四十五歲者，都有當兵的義務，並依照徵集辦法及政府命令，以區鄉為單位抽籤。陝西省每月應徵額度為10,000人，一年120,000人，然視情況需要，常有超徵的情況：



表一、戰時陝西徵兵額度統計<sup>31</sup>

年度	應徵兵額	實徵兵額
26	30,000（10-12月）	5,108*
27	120,000	112,372
28	120,000	182,023
29	120,000	183,276
30	120,000	128,473*
31	120,000	156,904
32	114,000*	123,143*
33	115,167	166,239（至11月10日）*
34	114,000	86,119（1-8月，後奉令停徵）
總計	973,167	1,143,657*

有\*記號者為約估數量，陝西抗戰時期統計不易，疏漏錯誤之處難免，且當年度有時無法徵收完畢，會延留置下年度，故多為預估數量。

陝西每年應徵120,000人，但時常超額，其中以1939（民國28）、1940（民國29）、1942（民國31）、1944（民國33）年超出最多。1944（民國33）年日軍一號作戰，國軍潰敗，因此大量徵集軍隊抵禦；另青年軍也於此年開徵，故1944（民國33）年徵兵額度較高。其餘超徵甚多的年度，便與胡宗南擴張軍隊相關。胡宗南於1938（民國27）年入陝，但立即參加武漢會戰，直至年底才有喘息的空間，因此正式重整應從1939（民國28）年起。由於十七軍團已殘破不堪，故徵集大量士兵補充；同年，第十七軍團改編為第三十四集團軍，名額擴大，加上其他開入關中整編的軍隊，是1939-1940（民國28、29）兩年兵額大幅增加的原因。1942（民國31）年，胡宗南再次擴編，從三十四集團軍擴編為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集團軍，名額增加，兵員需求亦增加，因此徵兵額度超出許多，故可以說，陝西大幅度的增兵，與胡宗南相關，陝西壯丁也是胡宗南部隊的基本，胡能壯大，實有陝西民眾的支持。

31 資料來源：《一屆五次紀錄》、《一屆六次紀錄》、《二屆二次紀錄》、《二屆四次紀錄》、《二屆五次紀錄》；《陝政》；張力，〈足兵與足食：戰時陝西省的軍事動員〉，《慶祝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兩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85年）。

## 伍、中央軍官學校第七分校與戰時幹部訓練團

### 一、中央軍官學校第七分校

在淞滬會戰以後，第十七軍團不只缺乏士兵，基層幹部亦消耗殆盡，如第一軍的連、排長，存者不及十分之一，<sup>32</sup>可見戰況之慘烈。因此，補充基層幹部為部隊的當務之急。胡宗南在投身黃埔軍校前曾為小學教師，重視教育，而在擔任第一師師長與第一軍軍長時期亦常辦理各種訓練班，<sup>33</sup>其曾說過：「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實在是立國的根本。」<sup>34</sup>皆因理解進修的重要，故以教育提高部隊素質，實是胡宗南的一項特點。

在第十七軍團從上海撤退至陝西時，沿途曾收納青年學生1,000多人，加上部隊損失過鉅，胡宗南因此呈請中央准許在陝西境內籌設中央軍官學校第七分校，以羅歷成、吳允周、袁杰3人為籌辦，將千餘名青年與天水訓練班、大專生隨軍服務團合計約2,000人，並附編女性一隊，集中在鳳翔訓練，此便為七分校的初始。1938（民國27）年3月29日，七分校正式獲准成立，校部設於鳳翔，胡宗南擔任主任，顧希平為副主任、王超凡任政治部主任、吳允周任辦公廳主任，其餘大隊長、隊長等職多由胡宗南軍中幹部出任。同年5月，因招收人數及班別增加，鳳翔一地不敷使用，校部遷至西安王曲，<sup>35</sup>使七分校也被稱為王曲軍校，是使胡宗南軍系完整的重要組織。

七分校占地廣大，不只鳳翔一地，王曲周邊數十里的村莊都在校地範圍內。軍校內部訓練設施完善，<sup>36</sup>學生進軍校後首先要經過入伍訓練，科目以基本教練為

---

32 《胡宗南上將年譜》，頁87。

33 胡宗南在鄭州時便曾辦理無線電訓練班，民國24年進入甘肅後辦理中央軍官學校西北軍官訓練班、地方自治訓練班、隴南小學教師訓練班，25年至長沙待命時又辦暑期訓練班等，可見胡宗南十分重視短期教育。

34 胡宗南，〈論人才與建國建軍之關係〉，《王曲文獻》，第三部，頁617。

35 王曲文獻編纂委員會編，《王曲文獻》，第一部，頁988。

36 本部有大操場，可供大部教練和校閱；校部北側及各總隊都有體育場，可供術科教練，並附有各種球場，也常舉辦各種球類比賽，讓學生作休閒或鍛鍊之用。另外還有圖書館、印刷廠、修械所、馬匹管教所、教育模型場、基本射擊場、手榴彈投擲場等等，還有防禦陣地可供學生演習之用，設備完善。

主，機械體操為輔。<sup>37</sup>在長達半年的入伍訓練後，便是幹部專長訓練，不僅注重課堂講授，同時注重操場制式教練和野外戰鬥演習，<sup>38</sup>另外還有如英、數、史、地等普通課程互相配合，完備了整體的訓練。

七分校的畢業生除特殊需求外，大部分都會等待分發。此過程為各戰區提出所需軍官數額，再由軍委會分發至各地。而軍校畢業的學生，較之於行伍出身的軍官，素質較佳，也比較搶手，胡宗南雖無權力主導整個畢業生的分發，但仍能留選部分的優秀學生。如後來曾任海軍陸戰隊司令、警政署署長的孔令晟便是如此。孔令晟為七分校十五期學生，畢業後因成績優良而被留下，擔任軍校十六期各總隊的區隊附職務，輔助學生受訓，當時被留下者大約有200餘人。而孔日後參加陸大參謀班，畢業後被分發至陝西邠州第二十四師擔任上尉參謀，再被調至第二十八師，師長王應尊便是孔令晟在軍校受訓時的大隊長，此後便留在西峽口抗日和在陝北剿共，胡宗南部隊中有相當多七分校畢業生，畢業後被部隊挑選，持續在胡軍中服務。<sup>39</sup>因此七分校的存在，讓胡宗南部隊可以吸納優秀人才，確保基層幹部的訓練與來源，築起部隊的基本。

除延攬優秀人才外，胡宗南以軍隊幹部和軍校教育人員互相調動，根據胡宗南自己的說法，此舉是「為求達理論與實際配合，教育與行動一致之旨意，特將部隊人事與學校人事時作交流之狀，以資互見長短，密切銜接」<sup>40</sup>，凡在部隊當連長有成績的，就調到學校充任隊長、當營長可充學校大隊長、當團長或副師長可調充總隊長，部隊與軍校頻繁且大量的交流，使軍隊與軍校合為一體，讓整個軍系更加完整。尤其在國軍各級部隊長職期輪調和經歷調任制執行不澈底的年代，胡宗南此舉更顯特殊，蔣中正也曾對此表示讚許，並指示繼續加強：

對於第七分校之訓練尤其關於步兵教育方面可請第一軍張軍長切實指導  
並嚴加督促，如能使七分校與第一軍打成一片使與作戰相配合則訓練必

37 基本教練，包括：立正、稍息、步法、隊形變換等，機械體操以木馬、單槓為主。

38 孫秉傑，〈憶西安王曲軍校—戰時最大的軍事學校〉，《王曲文獻》，第一部，頁636。

39 遲景德、林秋敏訪問，〈孔令晟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民國91年），頁25-28。

40 《王曲》，第十一卷第十二期，民國33年1月25日，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藏，檔號：P596 715 1055。

更切實。<sup>41</sup>

久而久之，此舉成為胡宗南部隊中的不成文規定，凡升遷必定要有七分校的經歷。如軍校副主任張卓便因為辦軍校教育成績優良而調任第一軍軍長，第三軍軍長羅歷戎、第八十軍軍長袁樸皆曾任辦公廳主任，九十軍軍長嚴明曾任教育處主任，可見胡宗南部隊中軍事幹部大多有七分校的經歷。

胡宗南如此作法，使七分校聲望提高，一般軍官要求前往受訓者不乏其人，<sup>42</sup>同時也吸引青年學生，認為七分校畢業生在胡宗南部隊中升遷較順遂。而讓軍隊與軍校互相交流，各軍幹部可提早接觸學生，學生分發部隊後，師生關係加上長官與部屬的關係，讓部隊更加團結。胡宗南身任第七分校主任，同學都是胡宗南的學生，日後又成為部隊的幹部，這種雙重關係，使雙方可以更加緊密的結合。即使未分配至胡宗南的部隊中，學生亦感念胡主任的照顧，此對拓展胡宗南的聲望與人脈有極佳的助益。

部隊幹部與軍校互相交流雖有益處，但亦有缺點。因幹部頻繁的調動反倒影響了訓練，學生也無法適應。同時有些人只視軍校職位為其升遷的一個階段，不願全心投入工作中。蔣中正在視察過七分校後也曾指出：「（前略）下級幹部多數未經部隊服務，經驗甚差，中上級幹部調任頻繁，未經呈報核准擅自校部實施等語，希改正為要。」<sup>43</sup>此後胡宗南雖逐步改善，開始嚴格限制官佐調動，然此仍多少影響學生訓練成果。<sup>44</sup>

除調動過於頻繁外，訓練上亦有些許問題，如低年級嚴格訓練，但高年級無

41 〈民國三十一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31年5月7日記事。

42 閔繼騫，〈關於七分校軍官總隊的情況〉，《西安文史資料》，第8輯（西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西安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5年），頁36。

43 〈民國三十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30年10月11日記事。

44 本分校為推行人事新政，貫徹人事法令，避免官佐過事異動起見，特制訂限制軍官佐異動辦法，於本（七）月十四日通令施行。（一）新進昇調人員，非經考試或考核合格，不得任職。（二）任職歧見滿半年以上者，不得調任他職，未滿一年以上者，除特別情形外，不得請求離職。（三）不適現職人員，務以年終昇調為常，不得已時必須陳明理由及其堪任之職務，一併呈核，不得隨意報請免職。不適現職人員必須傳見，經過傳驗確認不適現職後，方准調任他職。〈校聞彙報〉，《王曲》，第十二卷第十二期，民國33年7月25日。

人管束，紀律鬆弛，長久不上課，甚至校歌都不會唱，導致學生抱怨。<sup>45</sup>此外，胡宗南的用人也對軍校造成影響。一般而言，辦教育必須以最優秀的人才負責，然早在胡任第一師師長期間，卻是將部隊中用也不好、撤差也不好撤的軍官派去辦教育，<sup>46</sup>胡宗南想法是將最優秀的人留在部隊帶兵，訓練班只是附帶的單位，派遣其他人便可。故當時是一等人當師長，二等人當參謀、當幕僚，三等人去教育機關，第四等才去學校當教官，幹部的良莠不齊對於教育成效影響甚大。

七分校自1938（民國27）年設立，至1945（民國34）年抗戰勝利，總計23個總隊、14個大隊，畢業學生多達29,635人。此外，尚有各種訓練班，如政治隊、女生隊、軍官大隊暨軍官訓練班、軍官研究暨軍官教育隊、政工幹部訓練班、補訓大隊、軍需實習暨特務長訓練班、練習團、教導團暨教育總隊等，畢業學生共11,068人，合計為40,703人，是抗戰時期中規模最大，畢業人數最多的軍事訓練機構。<sup>47</sup>因有七分校，使胡宗南部隊基層幹部無缺乏之虞，且更可在這40,000多人中挑選優秀人才，使部隊素質提升；而部隊與軍校互相結合，相輔相成，形成一個完整系統，共同架構起胡宗南軍系的基本。

## 二、戰時幹部訓練第四團

抗戰初期，軍中缺乏政治幹部，而地方行政不上軌道，亦缺乏政治觀念，因此需要大批幹部。為此，中央成立戰時幹部訓練團，以培訓政治幹部。陝西戰幹團為第四分團，除培育政治幹部外，亦有與中共爭取青年的作用。戰時由於中共的號召，前往延安的青年不在少數，因此胡宗南希望除七分校外，再成立一個組織，以收納這些青年。且七分校的首批學生，有體格不符合標準者，為安頓這些青年，更加强胡宗南在陝西成立戰時幹部訓練團的想法。<sup>48</sup>因此，胡宗南向第十戰區司令長

---

45 「（前略）我們的正式課程，幾乎完全停頓了。……這恰恰給了小部分偷懶成性敷衍了事的同學以混畢業的機會，因為他們就希望這樣混到頭，這不是一個危機嗎？……我們知道學校當局對我們的教育是絕對不會忽略的，但執行的人有許多都是長於作表面工作，把當局敷衍過去就算了事，實際怎樣他們就不管了，……」。《王曲》，第四期，民國31年8月16日。

46 張朋園、林泉、張俊宏訪問，《於達先生訪談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8年），頁99。

47 王曲文獻編纂委員會編，《王曲文獻》，第一部，頁155。

48 《胡宗南上將年譜》，頁89。

官兼陝西省主席蔣鼎文請示，並獲得蔣鼎文的支持，允許每月撥發5,000人份食糧，再復請中央奉准，戰幹四團因之在陝成立。

戰幹四團團部設在西安前東北大學遺址，可容納千餘人。<sup>49</sup>如同七分校，陝西戰幹四團也是全國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幹部訓練團，最盛時期計有7個總隊8,000多人。由於胡宗南成立戰幹團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與延安爭取學生青年，故戰幹團不只限於陝、甘人士，而是向全國招生。另外，戰幹團亦接受未符七分校標準者，以及一小部分欲前往陝北的學生。

在訓練方面，各總隊政治訓練課程約占總時間六成，<sup>50</sup>包含有總理遺教、領袖言行、國際問題、經濟學、黨派問題等等，其中以總理遺教、領袖言行、黨派問題三個最為重要，黨派問題由原中共黨員周天繆授課，是比較特殊的一點。各總隊課程會因學生來源不同而調整，如第三總隊為地方人士等組成，因此增加實務課程；而第三總隊軍事大隊，是以地方保安團為主，故以軍事訓練為重，政治為輔。在戰幹團中，各課程皆著重在思想教育，並每期每月制訂訓育活動計畫，有指導員負責實施，配以各種精神訓話，故戰幹四團，是要培養思想純正，能貫徹中央命令的學員為主。

在學生隊組織方面，學生總隊下分為三個大隊，每大隊轄3至4個中隊。戰幹團初成立時，共只有2個總隊。戰幹團除自己培育學生外，也代訓陝甘地區地方政治幹部。如1939（民國28）年，陝西省政府想訓練地方幹部，胡宗南便建議由戰幹團代訓，大隊長以上由省府充任，經費由戰幹團出。因此從陝西省保安隊、教育廳、民政廳、財政廳等單位抽調縣級以下幹部，成立為第三總隊，並成為定例，定期調訓。<sup>51</sup>1940（民國29）年，戰幹四團擴大，先後成立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總隊，此時期為戰幹團的全盛期，為人數最多之時刻。

王曲七分校與戰幹團為胡宗南兩大重要訓練及教育機構，七分校專門訓練軍事人才，而戰幹團負責訓練政治幹部，使胡宗南部隊中軍事與政治基層幹部無匱乏

49 《胡宗南上將年譜》，頁89。

50 樂典，〈軍委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第四團的內幕〉，《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頁758。

51 樂典，〈軍委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第四團的內幕〉，《文史資料存稿選編》頁757。

之虞。兩者皆為胡宗南培育人才之機構，管理方式也類似，如戰幹團幹部同樣也與軍隊幹部互相交流，只是規模稍小，目的同樣是讓學生與幹部早日熟悉。戰幹團所培育出之學生，大概有幾種出路：1.調訓者派回原機構擔任原職或升級，或留於胡宗南部隊中；2.本科畢業生，許多便派往胡宗南軍隊中各級政治部任職；3.第三總隊由於是調動各地保安團及教師幹部訓練，故回原職工作；4.各專門科班則派屬至專門部門任職，但多數是在胡宗南部隊中。<sup>52</sup>由此可見，戰幹團學生充實了胡宗南軍隊中的政治幹部，並且使胡宗南有一批可以運用的政治人才，如陝西省動員指揮部，便是運用了大量戰幹團畢業學生。<sup>53</sup>至胡宗南任戰區副司令長官後，進一步以戰幹團學生充任陝西省地方幹部及第一戰區政治幹部，因此，戰幹團對胡宗南有著相當重要的貢獻。

1940（民國29）年後，軍委會下令取消各地戰幹團，但胡宗南以戰幹四團與其他分部不同，負有對付陝北之重要任務，必須保留，戰幹四團因此暫停取消，但改名為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經費逐年減少，學生也逐年減少。胡宗南軍系之所以能擴張擴大，七分校與戰幹四團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除上層人事外，基層幹部是相當重要的一環；七分校提供軍事人才，戰幹團提供政治人才，兩者皆為抗戰時期規模最大的訓練機構，完全可以滿足胡宗南之所需，故胡宗南軍系之形成，此二組織尤為不可或缺的重要機構。

---

52 楊維泉，〈軍委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四團的內幕〉，《西安文史資料》，第七輯，頁760。

53 胡宗南認為抗戰以來，雖名為全民抗戰，但民眾並未動員，遂興起組織動員指揮部的念頭。動員指揮部名義上以省主席兼任總指揮，但實際上由胡宗南負責，並成立邠洛與大荔兩個動員指揮部。指揮部平常事務，便是組織民眾，將全縣壯丁都組織起來，施以定期軍事訓練，平時擔任地方警備，有事可配合軍隊作戰。另外還有運輸大隊、擔架大隊、通訊大隊，並以受訓民眾建築各種防衛工事等等。指揮部內副鄉長、副保長等多以戰時幹部第四團畢業的學生擔任，他們聽從胡宗南的命令，使外人難以插手動員指揮部。後來省主席熊斌在回憶中提到，動員指揮部干涉地方行政，且戰幹四團畢業生只聽從指揮部命令，不但縣長、鄉長、保長無可奈何，甚至連民政廳都無法指揮。熊斌因此面報蔣中正，使蔣明令電告胡宗南：「陝省各縣動員委員會應統劃歸各縣長指揮，不得以動員委員會之名義而干涉地方行政也。」動員指揮部因而結束。沈雲龍、謝文孫訪問，〈征戰西北—陝西省主席熊斌將軍訪問記錄〉，《口述歷史》，第2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0年2月），頁82；《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文卷》，民國30年11月27日。

## 陸、胡宗南軍系擴張階段

胡宗南以陝西壯丁為軍隊根本、以七分校與戰幹團充任軍隊基層、以黃埔幹部做為領導，加上各種擴編軍隊的方式，使胡宗南成為國民黨中首屈一指的實力人物。然而胡宗南並非在抗戰初期便擁有如此強大的勢力，而是經過幾次擴張，才有如此的態勢。因此本段將描述胡宗南軍系擴張的階段，並與其他戰區比較，藉以看出胡宗南擴張的過程與所擁有的實力。

綜觀胡宗南軍系在陝西的發展，主要有三次重要的擴張。胡宗南初入陝西時只率第十七軍團，轄有第一、第十六、第二十七、第七十六、第九十等軍，而有些軍隊未跟隨胡入陝，胡所轄番號實際約3軍9師之眾，<sup>54</sup>且因淞滬會戰的關係，部隊損失極為慘重，因此胡宗南部隊在武漢會戰結束後，便進入陝西整補。1939（民國28）年，十七軍團擴編為三十四集團軍，下轄第一、第十六、第九十，3個軍。這第一次的擴編等於重新整理，明確訂出胡宗南在陝西的部隊，並補充因戰爭而損失的額度。

胡宗南整編因戰事受創的部隊，各地需要整理的部隊陸續開進關中，使胡所督訓的部隊遠遠超過一個集團軍該有的編制。同時在對日戰爭陷入僵持的局面後，中共轉向擴張自身勢力為主，引起蔣中正的注意與反彈，故此時胡宗南除防守日本渡河外，箝制中共逐漸成為重心之一。為了限制中共的迅速發展，蔣中正興起以武力封鎖的念頭，因而命令胡宗南建構封鎖線，此封鎖線從陝西東部之宜川開始，貫穿陝西中部，一直延伸到隴東。且為封鎖完整計，前後共築兩條防線，並佈置19個師在封鎖線上。此封鎖在1940（民國29）年底初步完成，然而封鎖線需要龐大兵力，東部的日本亦虎視眈眈，擴張編制勢在必行。1941（民國30）年，胡宗南呈請擴編第三十七及三十八兩集團軍。當時因為全國集團軍番號已經過多，正擬裁撤，故有建議暫緩胡之提案。<sup>55</sup>但蔣中正因有實際需要而傾向同意，只因為集團軍人事安排

54 《胡宗南上將年譜》，頁94。

55 「審核意見：甲案，查集團軍番號已多，現正檢討裁減似不能再增，除范漢傑、劉進、黃祖璦等升任事已發表外，為顧慮該集團部隊特多，擬照胡之第四項意見准陶峙岳另組副總部以便分任一方面指揮，李鐵軍准升任五集團軍曾萬鐘之副總司令（現僅陳鐵一員）范、李軍不另組副總部，餘均緩辦……。」〈胡宗南子、文兩電大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全面作戰》。



有疑問而暫緩。至民國1942（民國31）年正式准許擴編，胡所轄部隊從1集團軍擴張到3集團軍，此為擴張的第二階段。這3個集團軍可說是胡宗南的嫡系部隊，其以混編、新編、派任幹部的方式增加部隊，以陝西農民為兵員，以七分校的學生為基層幹部，讓胡宗南有堅強且龐大的嫡系部隊。

1944（民國33）年，胡宗南代理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為蔣中正的親信，蔣早欲培養他，但胡宗南1924（民國13）年才入黃埔軍校，至抗戰不過短短十餘年，資歷不足以服眾，故蔣以一聲望地位足夠之人擔任正職，以胡宗南擔任副職，並擔負實際任務。如1939（民國28）年編組三十四集團軍便以蔣鼎文擔任總司令，以胡宗南為副；1941（民國30）年，胡宗南擔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朱紹良任司令長官，但朱常駐甘肅，由胡代行其職，西安辦公廳也同樣是朱正胡副，但日常事務由胡宗南處理。由此可見，胡宗南常以次階職位負責實際事務，是蔣中正培養的一種方式。

1944（民國33）年，戰區重新調整，原由陳誠擔任司令長官，但未久任便赴軍政部擔任部長，改由胡宗南代理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至隔年真除。此次不似前兩次為胡宗南嫡系部隊數量上的擴張，而是因職位調動，使胡宗南在名實上皆為西北地區的最高軍政首長，使除前述3個集團軍外，胡宗南亦能號令他系部隊，其可指揮與培養的部隊高達7個集團軍17個軍之多，聲勢浩大，少有人匹敵。

自1938（民國27）年胡宗南進入陝西之後，部隊數量不斷增加，實力遠遠超越其他將領，表二便為1945（民國34）年7月各戰區部隊統計表，由此也可以看出胡宗南的實力：

表二、1945（民國34）年7月全國戰區部隊統計表<sup>56</sup>

部別 區別	集團軍	軍	師	獨立旅
第一戰區	五	十四	四三	
第二戰區	五	八	二七	一
第三戰區	三	七	二一	二
第五戰區	二	五	一五	
第六戰區	三	七	十七	
第七戰區	一	二	七	二
第八戰區	四	七	二三	二
第九戰區	二	七	二一	
第十戰區	三	八	十九	
第十一戰區		二	六	
第十二戰區		四	十二	二
漢中行營	一	二	六	
昆明行營			一	一
重慶衛戍部隊		一	四	
本會直轄部		三	七	一
綏靖部隊		三	八	四
中國陸軍總部		五	十五	
第一方面軍		三	一〇	
第二方面軍		三	九	
第三方面軍	一	五	十四	
第四方面軍		四	十一	
昆明防守司令		二	七	
總計	三〇	一〇二	三〇三	一七

1944（民國33）年，因一號作戰關係，陝西改隸第一戰區管轄，而原一戰區正副司令長官蔣鼎文與湯恩伯因作戰失利雙雙被調職，改由陳誠接任，胡宗南、湯

56 參考資料：王家鼎、杜基順、尹亞傳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二編一軍事（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98年）。〈陸軍兵力統計表〉，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藏，檔號：0002529600030036。

恩伯、曾萬鐘、郭寄嶠、孫蔚如五人為副司令長官。原本屬於湯恩伯的部隊也改屬一戰區節制調度，使一戰區所轄部隊高達10個集團軍之多。<sup>57</sup>陳誠接任一戰區司令後，認為胡宗南與湯恩伯的部隊素質不良，準備積極整理。陳誠後雖調往中央軍政部，但仍計劃裁撤三分之一，即約6個軍18個師之多，<sup>58</sup>部分胡宗南嫡系部隊也在裁撤名單內。然而，整軍尚未完成抗戰便已結束，至1945（民國34）年7月，第一戰區統轄約5集團軍14個軍，胡宗南所能指揮的軍隊在數量上仍遠遠超越他人，在各級單位及編制數量上都為全國首屈一指。其中有些部隊雖非胡宗南嫡系，但仍須受胡指揮節制，胡宗南在軍事力量上確實占有優勢地位。

## 柒、組成分析

在理解胡宗南的任務、擴張方式與階段後，此處將對胡宗南部隊的將領作一分析，藉以瞭解其軍隊的成分與組成。抗戰以前，國軍多以師為戰略單位，而抗戰爆發至武漢會戰結束，國軍損失慘重，許多師部殘缺不堪，亟待整理，中央決定國軍整理方案，將軍、師編制同時調整，戰略單位也從師改為軍，擴大軍部組織，使經理、訓練、衛生、人事等均統屬於軍。<sup>59</sup>因此，以下分析胡宗南軍系的組成，將以軍為單位。同時抗戰時期人事制度未健全，人際關係相當重要，長官常任用曾交往的親信或信賴的屬下，因此由軍隊指揮官基本上可看出其派系。以下分析也注重領導人的籍貫、出身及學歷，以便能清楚分類。

---

57 民國33年，一戰區所轄之十集團軍為第四、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八、第三十一、第三十四、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十個集團軍，每集團軍轄二至三個軍不等，另有各長官部直轄之軍、師、團特種部隊等等。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下）（臺北：國史館，民國93年），頁628。

58 「陳部長誠代電最近整編概況：……（三）第一戰區應就現有十七個軍四十七個師縮減三分之一裁併六個軍十八個師，……」〈民國34年事略稿本〉，《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34年6月12日記事。

59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一抗日，第五冊總檢討，頁48。

表三、胡宗南所轄集團軍總司令及副司令資料<sup>60</sup>

集團軍 番號	姓名	職稱	籍貫	學歷	經歷
三	趙壽山	總司令	陝西		曾任楊虎城西北軍將領
	於達 郭希鵬	副總司令	浙江黃岩 遼寧蓋平	保定三期陸軍大學九期 東三省講武堂	於達曾任第一師參謀， 郭為東北軍將領
四	李興中	總司令	河北寧河	保定一期	曾任十七路軍參謀， 西北軍體系
	張耀明 韓漢英	副總司令	陝西臨潼 廣東文昌	黃埔一期 保定六期	韓曾任中央軍校第四 分校主任
三十一	王仲廉	總司令	江蘇蕭縣	黃埔一期	湯恩伯系
	許紹宗 李楚瀛	副總司令	北京 廣東連縣	四川陸軍速成學校 黃埔一期	
三十四	李文	總司令	湖南新化	黃埔一期	曾任第一師第一旅團 長
	李明灝 周體仁	副總司令	湖南醴陵 雲南	日本士官十三期 雲南講武堂	曾任中央軍校成都分 校主任
三十七	丁德隆	總司令	湖南綏寧	黃埔一期 陸大特四期	原一軍軍長
	李世龍 韓錫侯 王文彥	副總司令	河北 貴州	保定八期 黃埔一期	韓為西北軍舊部，曾 任一軍軍長。
三十八	董釗	總司令	陝西長安	黃埔一期	原十六軍長
	高桂滋 趙錫光	副總司令	陝西定邊 雲南保鄉	陝西陸軍軍官學校 雲南講武分校第二期	舊西北軍部
二十九	李鐵軍	總司令	廣東梅縣	黃埔一期	原一軍軍長
	張卓	副總司令	貴州台江	日本士官十三期	原一軍軍長

60 參考資料：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4年）；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國軍戰鬥序列〉，《抗戰期間國軍擴展與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藏，檔號：0002529600030018-0002529600030036。

表四、胡宗南部隊軍長資料<sup>61</sup>

番號	軍長	籍貫	學歷	經歷
第一軍	羅列	福建長汀	黃埔四期	原一軍參謀
第三軍	羅歷戎	四川渠縣	黃埔二期	原一師二旅團長
第十六軍	李正先	浙江	黃埔二期	原一師師長
第十七軍	高桂滋	陝西定邊	陝西陸軍軍官學校	舊西北軍部
第二十七軍	謝輔三	安徽合肥	黃埔一期	北伐時一軍排連長，三十四集團軍預一師師長
第三十六軍	李世龍			
第三十八軍	張耀明	陝西臨潼	黃埔一期	原五十二軍軍長，第九集團軍副總司令
第四十軍	馬法五	河北高陽	保定八期	舊西北軍部
第四十二軍	楊德亮	雲南昭通	黃埔三期	曾任一師二旅團長
第七十八軍	賴汝雄	江西贛縣	黃埔二期	湯恩伯系部隊
第八十軍	袁樸	湖南	黃埔一期	曾任一師二旅旅長
第八十五軍	吳紹周			湯恩伯系部隊
第九十軍	嚴明	湖南祁陽	黃埔四期	曾任一軍副軍長
第九十一軍	王晉	安徽		徽軍
新編第二軍	李鐵軍	廣東梅縣	黃埔一期	原一軍軍長
新編第七軍	鍾松	浙江松陽	黃埔二期	原二軍副軍長
暫編第五軍	李漢章			

上兩表是以1945（民國34）年7月國軍戰鬥序列表為主。需要說明的是，本表只列出軍長以上名單，其餘獨立師及砲兵、工兵等特殊兵種由於太過繁雜，故不列入。另三十一集團軍為湯恩伯的部隊，雖屬第一戰區，但並不屬於胡宗南系的部隊。而第四集團軍原以楊虎城西北軍改編而成的三十八軍為主體，與胡宗南關係甚差，但至抗戰後期，軍隊經歷整編，體質已有改變。而本表另外加入在新疆之二十九集團軍及第三集團軍，其從陝西組建前往新疆執行任務，基本上都為胡宗南部隊，故加入討論之。以此表為基礎，試論下列四點：

61 參考資料：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4年）；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國軍戰鬥序列〉，《抗戰期間國軍擴展與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藏，檔號：0002529600030018-0002529600030036。

## 一、「陸、黃、浙、一」的任用標準

有人論，胡宗南的用人是「陸、黃、浙、一」，也就是若要得胡宗南信任，並升任高官，就必須具備陸軍大學、黃埔軍校、浙江人、第一軍這幾個條件，其後又加上所謂七分枝的經歷，缺一不可。然從上兩表看起來，胡宗南在任用軍事人事上，並不一定照這幾個條件選拔。由集團軍總司令來看，7個總司令沒有一個浙江人，也並非都具備陸軍大學資歷，而其中5人為黃埔學生。李文、李鐵軍、丁德隆3人與第一師第一軍有關連，是第一軍體系的人物。14個副總司令中，只有於達1個浙江人，黃埔畢業學生比例較少，只有3人，與第一軍有關係者也只有韓錫侯及張卓兩人，其中韓錫侯為西北軍出身，任一軍軍長只是過渡。

若從軍長人事來看，17位軍長有3人資料不明，但只有鍾松和李正先兩人為浙江人，黃埔學生高達11人，仍占一半以上，與第一師第一軍有關連者有7人。故所謂陸跟浙兩個標準，並非適用於胡宗南之軍隊上，而黃埔跟第一軍兩個資歷，則是胡宗南幹部重要憑藉的標準。

## 二、胡宗南軍系以黃埔學生為主

蔣中正在抗戰中賦予胡宗南一重要任務，便是重整黃埔軍事力量，而胡宗南也確實執行此項任務。在一戰區部隊中，4個由胡宗南建立的集團軍總司令皆由黃埔學生出任（第二十九、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三十八集團軍）。另3支部隊，第四集團軍為前楊虎城十七路軍改編而成，總司令原為孫蔚如，因為考慮到部隊歷史特性，故以西北體系的李興中為總司令，但黃埔學生張耀明卻擔任三十八軍軍長，<sup>62</sup>代表胡仍注意此部隊，並逐漸改造之。第三集團軍原為李鐵軍建立，後為削弱三十八軍而將其軍長趙壽山調來任總司令，三十一集團軍則是湯恩伯系統，故7位總司令中有5位為黃埔生。副總司令部份黃埔學生較少，14位將領中只有3人為黃埔畢業，但副總司令不掌實權，其中兼有可實際指揮軍隊之軍長身分者只有張耀明、高桂滋、李世龍3人，其中高桂滋為舊西北軍，屬雜牌部隊。

軍長方面，黃埔學生比例極高，除十七軍高桂滋、四十軍馬法五都是舊西北軍

---

62 三十八軍為第四集團軍主力，亦多為楊虎城舊部，與共黨關係較好。

部，七十八軍、八十五軍為湯恩伯系部隊，其餘13位軍長中有9位黃埔學生。以此來看，能指揮部隊、具有戰鬥能力的總司令、軍長職位多由黃埔學生出任，而副總司令黃埔學生比率低，故可以推測，副總司令之職位多為胡宗南安排非嫡系軍人之用。由此可看出胡宗南在重整黃埔部隊上確有貢獻。

### 三、第一軍第一師的出身

實際掌握軍權者，除需有黃埔學歷外，第一軍第一師體系是個重要的憑藉。7位集團軍總司令中，擁有第一師或第一軍資歷者有3人，李文曾任第一師團長，丁德隆、李鐵軍曾任第一軍軍長。17位軍長中，扣除吳紹周、賴汝雄是湯恩伯系，馬法五、高桂滋是雜牌部隊，剩下13位軍長，從第一師第一軍體系中出身者有7人，超過二分之一，這些人與胡宗南早有交往，關係緊密，可稱是胡宗南忠實的幹部，而軍隊也是由這些人所指揮。由此點也可瞭解一個重點，胡宗南軍系是以第一軍第一師體系組建而成。另抗戰期間，師、軍、總司令以上職位任命權力歸於中央，但西北多以胡的部將出任，可見胡宗南擁有高度的建議權，也大多為蔣中正所採納，否則一軍一師體系比例不會如此之高。胡宗南在陝西多是集團軍總司令，至後期才代理戰區司令長官，職位雖低，卻是陝西甚至西北地區軍事最高負責人，所擴之部隊大多為其嫡系，是沒有疑問的。

### 四、少陝籍人士

軍團總司令、副總司令中只有趙壽山、張耀明、董釗、高桂滋4人為陝西籍，而軍長中也只有張耀明、高桂滋兩人為陝籍。以此戰鬥序列來看，第四集團軍原為十七路軍改編，屬陝西軍隊，但在抗戰期間中逐漸被中央化，已不如之前純正，十七軍高桂滋一直保持原貌，為胡宗南集團中較為明顯的陝西地方軍隊。對陝西來說，胡宗南部隊中陝籍長官偏少，與陝西地方的隔閡較大。

### 捌、胡宗南任務之成效評估

抗戰時期，陝西地位特殊且重要，蔣中正因而派遣親信胡宗南至陝，以因應特殊的狀況。而胡宗南入陝後，殘破的第十七軍團根本無法應付各種態勢，因此逐漸

擴軍。因任務需要而擴張，而擴張後亦有更多的任務，這種互為因果的增長，是胡宗南在西北能有重要影響力的關鍵。因此，在解釋胡宗南軍系的組建後，將對其在西北的各種任務作一簡要的評估，除可檢閱擴軍的成效外，亦可理解胡宗南在西北的地位與意義。由於各項任務皆相當複雜，限於篇幅，此處只能簡略敘述，以理解胡在西北時對抗戰所做的貢獻。

## 一、抗日

陝西位處四川東北，是北方入川主要的門戶，陝西如不守，重慶危矣，因此，胡宗南的首要目標便是抵禦日本渡過黃河，其大規模的擴張軍隊，對日軍自然有恫嚇的作用。胡宗南以最精銳的部隊駐守黃河，建立各種河防、城防工事，並多次隔黃河與日軍互相砲擊；而日本數次進犯晉西，胡宗南皆派軍作戰，以防日軍渡河。1941（民國30）年，晉西龍門渡口一度失陷，情況危急，但胡宗南整飭河防工事，完成作戰準備，終使日軍無法渡過黃河。<sup>63</sup>因此在消極防守方面，不論日本是否將重點放在西北地區，胡宗南未使日軍侵入陝西，便是其最重要的功績。

蔣中正視胡宗南為戰略預備隊，除期望部隊能做最終反攻之用外，更可於各地危急之時前往協助救援。在抗戰之中，胡宗南軍隊奔馳在各戰場，充分展現蔣中正所期望的「各種防禦計畫應著重於積極防禦，對於西北之計畫應確保交通線並準備出擊，以攻勢防禦為計畫之要旨」<sup>64</sup>。如1940（民國29）年與1941（民國30）年，日軍數次侵犯山西，皆由胡宗南派兵支援；1941（民國30）年，晉南中條山之役，為防日軍南下河南，胡宗南派第七十六軍至豫支援第一戰區，<sup>65</sup>整個抗戰期間，胡宗南多次支援晉、豫等地，對抵禦日軍而言，有著相當的貢獻。除此以外，胡宗南軍隊亦被派遣至更遠的地區。如1944（民國33）年日軍一號作戰，後方震動，胡宗南立即空運第三十六軍至重慶、第五十七軍至桂林支援，充實後方戰力；而雲南遠征軍組成時，胡宗南亦空運兩批共5萬名士兵赴雲南。<sup>66</sup>1945（民國34）年3月到5

---

63 《胡宗南上將年譜》，頁107-108。

64 《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民國27年12月11日。

65 《胡宗南上將年譜》，頁106。

66 《胡宗南上將年譜》，頁135。



月，胡宗南指揮三十一集團軍在河南與湖北交界的西峽口與日軍作戰，獲得相當戰果，此也是抗戰後期的戰役代表。<sup>67</sup>由此看來，可理解胡宗南部隊在抗戰時期積極防禦，支援各地的功用。

戰後，國軍前赴各地接收，北方大多由胡宗南軍隊負責，如第三十一集團軍前往黃河北岸、第三十四集團軍開往河北，並交由第十一戰區指揮。另第三十八軍調往山西、第二十七軍開往鄭州、第九十軍進駐洛陽。<sup>68</sup>綜觀胡宗南部隊在抗戰的表現，雖然未完成最終反攻之目的，然而在防止日軍過黃河、守住四川北部門戶、並於戰時支援各地、戰後更赴前方接收，實有相當的貢獻。

## 二、防共

1938（民國27）年後，中共開始擴張勢力，國共雙方觀念差異過大，對於軍隊編制、軍費問題、邊區問題的協商一直無法達成共識。細觀蔣中正與中共對抗的歷史中，武力一直是決定性的關鍵，從中山艦事件、清黨，以迄剿共均是如此。面對中共不斷擴張，蔣中正命令胡宗南自1940（民國29）年起，開始以軍事方式封鎖邊區，建構一條環繞陝北隴東寧南的碉堡防線，<sup>69</sup>此防線到1942（民國31）年全部完成，也就是著名的陝北軍事封鎖線。

自從此封鎖線建立後，防共成為胡宗南重要的任務之一。由於封鎖線甚為廣泛，需要大量兵力駐守，因此胡宗南數次擴張軍隊都與封鎖線相關。此條封鎖線限制中共向甘肅、陝西一帶繼續擴張、制止民眾前往陝北、封鎖物資進入陝北，對於

67 黃潤生，〈八年抗戰最後一役—西峽口之戰〉，《河南文史資料》，2007年第2輯，頁49-86。

68 劉緯道，〈胡宗南在陝西（1938-1949）〉（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6年），頁191。

69 陝北隴東寧南封鎖計畫：（一）碉堡線沿宜川北之雲崖河南岸、交通鎮以南隴坊鎮、七里鎮、柳茅鎮、小邱鎮、淳化、枸邑、正寧、寧縣、西鋒鎮、韓家原畔、禮拜寺、白水塄、豫望堡、豫望縣、惠安堡、清水營、及里黃盆、紅寺堡、積靈武之線為第一線。宜川、洛川、中部、宜君、潼關、耀縣、口頭鎮、徑河西岸、邠縣、武鎮、原牛營、子固原、黑城鎮、楊家莊、同心城、中寧、中衛之線為第二線。（二）碉堡數按守備兵力第一線十個師，第二線九個師，每師二十七連，每連以母堡三座子堡十二座計算共母堡一五三九座，子堡六一五六座，每師碉堡數按地形增減之。（三）築堡程序限月底完成第一線，十月底完成第二線。（四）實施以民工為主，由軍隊監築。（五）……除將該項計畫分呈陝甘兩省政府並飭董（釗）楊（德亮）兩軍長密派兵工實地看定定位呈核準備協助開工外謹電呈核。〈民國二十九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29年7月15日記事。

遏止中共發展，有著一定的功效。然而這種遏止限於國統區，在國軍無法控制的日軍占領區，中共則能持續發展。而封鎖線的另一個問題，則是胡宗南因各種任務之需，建構一個龐大的部隊，此部隊不僅僅在於封鎖中共，也非欲引發內戰，但卻在中共積極宣傳之下，產生負面的影響。

面對胡宗南的封鎖，毛澤東以「有理、有利、有節」的態度處理，對國民黨要「一拉一打，有軟有硬」，<sup>70</sup>中共一方面要在占優勢區域採取攻勢，另一方面在理論上也要採取攻勢。在面對國民黨的進攻時，盡量忍讓，避免衝突；但若國軍過份逼近，共軍則給予其嚴厲的打擊。然中共非得理不饒人，取得一定優勢後便收手，無須過度進逼。盡量忍讓，是軟的部分，如此一來可表明中共堅持統一戰線，並暴露國民黨只願反共不願抗日的形象，在輿論上給國民黨壓力。在底線之上給予國軍致命的打擊，是硬的表現，讓國民黨瞭解共軍非短期能解決之問題，使國民黨進退兩難，藉以解除中共的壓力。因此胡宗南的封鎖線與大批駐軍，正好成為把柄，給予中共強烈批判的藉口。如1944（民國33）年，毛澤東在《解放日報》上曾發表〈紀念聯合國日，保衛西安與西北〉一篇社論，即在批判國民黨長期執行不當政策，注重國共摩擦，使得對日不戰而潰，因此強烈要求國民黨注重團結。<sup>71</sup>類似的宣傳所在多有，絕非單一現象，而此種宣傳對國民政府相當不利，輿論對於國共衝突甚為不滿，連帶影響到國際觀感，如美國將領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即以此批評國民政府，並引發中美關係的緊張。<sup>72</sup>故胡宗南的駐軍與封鎖線雖有效封鎖中共向國統區發展，卻被中共作為宣傳之用，使國民政府的聲譽受損，影響所及，是得是失甚難評估。

### 三、安定西北

民國以來，西北有許多不服從中央的地方勢力存在，而抗戰時期，日本亦有

---

7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頁343。

71 毛澤東，〈紀念聯合國日，保衛西安與西北〉，《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72-176。

72 史迪威對於國民政府在陝北的大量駐軍早有不滿，同時也有調動十八集團軍至前線作戰的提議。〈史迪威與委員長備忘錄〉，《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全面抗戰》，民國32年9月6日；梁敬錚，《史迪威事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1年），頁294-295。

聯繫地方勢力以加強對中國的壓迫的策略，因此胡宗南入陝西後，維持西北的安定，防制反亂事件也是相當重要的任務。在消除叛亂方面，1933（民國32）年甘肅軍人聯合河西回匪馬福善等人叛亂，胡宗南派暫編五十九師入甘剿匪，40天平定亂事；<sup>73</sup>1944（民國33）年新疆哈薩克親俄份子叛亂，便由胡宗南入新疆的二十九集團軍平定。<sup>74</sup>這些叛亂有的甚為劇烈，但終未動搖西北後方，使國府不致腹背受敵，影響抗戰的安危。而除平定當地叛亂外，有數十萬中央部隊在此，不但可恫嚇當地實力派，亦擴張了中央控制的區域。如甘肅河西走廊原為馬家軍勢力占據，新疆則為盛世才控制，但胡宗南的軍隊駐守下，有效抑止這些勢力意外的行動，並將河西走廊與新疆納入中央版圖。1942（民國31）年回馬同意將甘肅河西防務轉交中央，便是胡宗南的第四十二軍接管，並由原第一師師長李鐵軍擔任河西警備司令。<sup>75</sup>同年7月，盛世才準備歸順中央，胡宗南調第一軍軍長韓錫侯至河西，李鐵軍則升任第三集團軍軍長，並開往新疆。綜觀整個抗戰，與日勾結的少數民族未有嚴重影響、地方反亂並未擴大、回馬等實力派未有動作、盛世才甚至歸順中央，皆可說是胡宗南部隊在此鎮守與箝制，因而起到安定當地的效果，故胡宗南部隊是維持西北相當重要的力量，亦使中國抗戰無後顧之憂。

#### 四、重整部隊

抗戰初期，中央系軍隊於戰役中大量損失，如胡宗南第十七軍團至淞滬會戰後只剩千餘人，因此重整部隊是一項急迫的事情，且是要重整能聽令於中央的部隊，以防其餘地方實力派騷動。而在抗戰期間，陝西情勢雖然險峻，但並未有直接的戰爭進入陝西，因此胡宗南可以積極的重整部隊，此為其實力擴張的關鍵之一。如前文所述，至戰爭後期，胡宗南直接或間接統率約7個集團軍，其中有5位黃埔學生擔任總司令，另有9位黃埔學生擔任軍長，握有絕對的主控權。胡宗南的部隊不只以黃埔學生擔任領導，更配合七分校與戰幹四團，充實部隊的基層，提升幹部的素質，建立一個完整的軍系。胡宗南軍系的擴張，足見其整理中央部隊有功，而這些

73 《胡宗南上將年譜》，頁118-119。

74 《胡宗南上將年譜》，頁137-138。

75 〈民國三十二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32年2月23日記事。

部隊有軍校做為基幹、有黃埔生作為領導，隨著抗戰情勢的演變，奔馳於全國各大戰場，也重整了黃埔軍隊的聲勢。

## 玖、結語

抗戰軍興，軍事優於一切，而在武漢會戰結束後，國民黨被壓縮至西北與西南地區。面對此種情況，西北地位重要，不容有失，因此蔣中正派胡宗南入陝，以求安定西北。胡宗南入陝後，首要之任務都在軍事方面，如防止日軍渡過黃河、或封鎖中共、牽制回馬新疆等，這些任務都需大量兵力，故胡宗南在蔣中正的支持下開始擴張軍隊，以新編、混編、派任親信等方式，除籌組新的部隊外，亦將他系部隊整編為嫡系部隊，逐漸建立屬於自己的軍事體系。胡宗南軍隊士兵以陝西壯丁為主，幾次擴張都使當地徵兵額增加，增加了陝西的負擔，但也構成部隊的根本。胡宗南另外還成立了中央軍官學校第七分校與戰幹四團，兩者皆為戰時中國最大的訓練學校，共有數萬名畢業生，因此不用擔心基層幹部的來源，更可以從中延攬優秀人士；除此以外，胡宗南將部隊與軍校結合，使彼此熟悉，增加胡宗南的聲望與實力。兵源及幹部充足供應、亦有擴張之方式、加上蔣中正的支持，胡系部隊因此形成一強大之軍系。

在軍隊的組成方面，胡宗南以黃埔及第一軍為骨幹，在重整黃埔軍隊上有一定貢獻，胡宗南並非戰區最高職位官員，卻能提拔如此大量的人才，可見胡宗南深獲蔣中正信賴，在軍事方面有著優越的建議權，亦以次階官職負擔實際責任。只是組建部隊時陝籍人士較少，對於支應胡宗南發展的陝西地區，隔閡較深。胡宗南為軍人，其赴陝之任務以軍事為主，然在其軍事力量到達一定程度後，便成為其力量之根本，憑藉著軍事，胡宗南更向他方面發展，成為時人所稱的「西北王」。胡宗南在西北發展軍隊，成功完成蔣所交付的任務，在八年抗戰中，惟有封鎖中共的成效較難評估，因其雖成功防止共黨侵入國統區與限制其發展，但卻遭受中共的宣傳與輿論的抨擊，影響國民政府的聲望。然而在其他方面，胡宗南未讓日軍渡過黃河、平定西北數項亂事、牽制其餘地方實力派的發展、甚至擴大中央控制的區域，因此胡宗南的存在使西北的安定，更免除了國民政府的擔憂，是胡宗南在抗戰時期最大的貢獻。（責任編輯：何智霖）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史料

《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圖書文物·事略稿本〉

〈革命文獻〉

〈特交文卷〉

〈特交文電〉

〈特交檔案〉

〈籌筆〉

《國軍戰鬥序列》。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藏，檔號：0002525800010002w-76w

《綏靖時期封鎖案》。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藏，檔號：0002702600010007w-55w

《第一屆第五次大會紀錄》。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藏，檔號：577-15

《第一屆第六次大會紀錄》。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藏，檔號：577-15

《第二屆第三次大會紀錄》。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藏，檔號：577-118

《第二屆第五次大會紀錄》。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藏，檔號：577-106

《第二屆第四次大會紀錄》。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藏，檔號：577-113

《王曲》（西安：中央軍校七分校王曲出版社，民國31年-34年），檔號：P050-1012。

《西北研究創刊號》（民國27年12月1日）。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藏，檔號：P670.5-1113-001333-5。

《陝政》。西安：陝西省政府編議室藏，檔號：P573-91505-7418

### （二）專著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

文思主編，《我所知道的胡宗南》。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年。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王曲文獻編纂委員會編，《王曲文獻》。臺北：王曲文獻委員會，民國81年。

王家鼎、杜基順、尹亞傳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98年。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臺北：國史館，民國93年。

宋希濂，《鷹犬將軍》。臺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

周美華編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冊。臺北：國史館民國93年。

胡宗南上將年譜編撰委員會編，《胡宗南上將年譜》。臺北：國防部印製廠，民國61年。

胡故上將宗南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胡宗南先生紀念集》。臺北：陸軍總司令部印刷場，民國52年。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胡宗南上將百齡誕辰紀念集》。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2年。

張朋園、林泉、張俊宏訪問，《於達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8年。

張國銓、雷聲宏，《國民革命軍戰役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3年。

張瑞德，《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2年。

戚厚杰編，《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4年。

劉鳳翰，《抗戰期間國軍擴展與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3年。

遲景德、林秋敏訪問，《孔令晟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民國91年。

梁敬錚，《史迪威事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1年。

### （三）文史資料

王應尊，〈胡宗南消滅非嫡系軍隊的一些情況〉，《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派系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

陶峙岳，〈三十年戎馬春秋述要〉，《文史資料選輯》，第九十六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

閔繼騫，〈關於七分校軍官總隊的情況〉，《西安文史資料》，第八輯。西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西安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5年。

黃潤生，〈八年抗戰最後一役—西峽口之戰〉，《河南文史資料》，第二輯。鄭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2007年。

楊維泉，〈軍委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四團的內幕〉，《西安文史資料》，第七輯。西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西安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4年。

樂典，〈軍委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第四團的內幕〉，《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

#### （四）論文

沈雲龍、謝文孫訪問，〈征戰西北—陝西省主席熊斌將軍訪問記錄〉，《口述歷史》，第2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0年2月）。

楊維真，〈蔣中正對中日武漢會戰的佈局—以《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為中心的探討〉，《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八期（臺北：中華軍史學會，民國92年）。

劉緯道，〈一九三八年陝西省政府改組之研究〉，《中正歷史學刊》（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民國94年）。

劉緯道，〈胡宗南在陝西（1938-1949）〉。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6年。

張力，〈足兵與足食：戰時陝西省的軍事動員〉，《慶祝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兩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85年。

